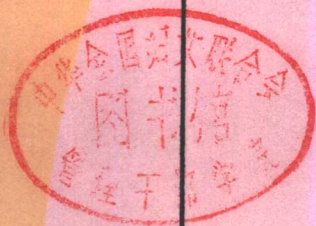


人与蛇

周毅如 著



生活出版社

人与蛇

周毅如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人与蛇

周毅如 著

责任编辑 李家玉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顺义·牛栏山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

787×1092毫米1/32 9印张 199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300

书号: 10267·62 定价:1.45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集的四篇作品,《蛇女》描写了一个不幸陷入黑社会的蛇女,表演蛇技与捕蛇人钟衡在澳门邂逅相遇。这对相爱的师兄妹经历了种种坎坷。蛇女是怎样陷入黑社会的?钟衡是如何流落澳门几乎丧生的?蛇女和钟衡的爱情能不能冲破大龙头的罗网?读来是一环扣一环,兴味无穷。

《捕鲨人》反映的是我党港九游击分队,派遣队员,发动群众,粉碎黑势力的头子勾结日寇偷运战略物资的故事。作品波澜起伏,场面雄壮。

《耍狮人传奇》情节生动,故事曲折,人物独特。在澳门的我党地下工作者王海涛奉命筹措外币购枪、劫夺日寇购买的铜供我军兵工厂使用。围绕这一线索作品展开情节:过封锁线王海涛巧逢霍士龙;为赏银王海涛耍狮险丧生,霍士龙仗义相救;饥寒迫使霍士龙做卖国商人邢雅甫的保镖;王海涛动真情争取霍士龙;姜伯南赴宴陷圈套,女儿冒死相救;港九分队设计巧夺船……无不描绘得有声有色,动人心弦。

亲兄弟由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滨海喋血》要展现的情节。

目 录

蛇女[1]

捕鲨人[68]

耍狮人传奇[129]

滨海喋血[229]

蛇 女

—

一条粗壮的眼镜王蛇，遍身乌黑的鳞光闪闪，盘缠着一位妙龄女郎。它扁平的头鼓着一对令人魂飞魄散、触目惊心的怪眼，潮红的血舌，几乎要舐到那女郎妩媚的面庞上。啊，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是圣母再生还是仙女下凡？一头乌黑的长发象瀑布披落；一双明眸有如深邃的夜空中两颗迷人夺目的星辰；微微开启的樱唇，增添了含情脉脉的笑意；象牙般的颈项、胸脯上，点缀着一串绿宝石项链……

这是一幅精妙的栩栩如生的画像，准确地说是一幅巨大的艺人广告，把钟衡给吸引住了。他呆呆地注视着，内心赞叹着……

“喂，你是欣赏蛇呢，还是欣赏人啊？”

突然一阵银铃般的声音，使他惊愕地侧过身。首先扑入他的眼帘的是紫红色丝绒旗袍下摆露出一双奶白色的高跟鞋。他抬头一看，剧场高高的台阶上，站立着一位年轻的女人。她的嘴角微微上翘着，颇有几分揶揄的神态。

她是谁？为何有些面熟？突然一个闪念在钟衡心头掠过：难道画像上的就是她……

“喂，我和画上的人，边个更靚（广东话：谁更美）啊？”

钟衡还来不及思索判断，银铃般的话语又向他掷来。又硬又直的广州话，从这樱唇中吐出，竟然会变得如此柔和；而这肆无忌惮的问话，也居然显得亲切而真诚。

这非凡的魅力迫使生性腼腆的钟衡没有第二种选择的可能，尽管脸上一阵发热，仍然抬起了头。

是她！但比画上的她更美！那双明若星辰的眸子有如深邃的大海，神秘地变幻着，引人神往；那款款一笑而显露的两个小酒窝，仿佛要流溢出香甜的美酒，令人陶醉……钟衡窘迫地张开了嘴，却发不出任何声响来。

“喂，你怎么不说话啊！是不是想连蛇带人一齐装进你那蛇篓里啊！”话声余音未尽，紧接着是一连串清脆悦耳的笑声。

钟衡更是惶惶然不知所措了。蛇篓，是的，自己腰上系的蛇篓里还装着一条竹叶青，一对金环蛇……可这与她有什么相干呢？继而一股怒火从心头升起：你我素不相识，你凭什么来耍笑我！

这年轻的女人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莞然一笑：“喂，别生气，我这人就喜欢开个玩笑。”停一停，看了钟衡一眼，又问，“你大概不是本地人吧？”

钟衡心烦意乱，但还是“唔”了一声。

“你是凤凰山的人吗？”语气变得急促而真切了。

凤凰山？这美丽的山，钟衡与它还有过一段难忘的交往。但他摇摇头，内心实在不愿与这个显然是见多识广，逢场作戏的女人纠缠了。

女人眼里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但立即又怀着希望地问：“这蛇篓总该是凤凰山的吧？”说是问，其实是肯定。

钟衡不得不点头了。

“灵凤——”正当其时，停在马路上的一辆黑色小轿车里，有人伸出头来喊，“时间不早了，佟先生还在等我们呢！”

“就来——”那女人应了一声，转过身来，看了看钟衡，略一迟疑，接着打开了极为精致的手提包，从里面取出一张入场券，边递给钟衡边说：“请您明晚来看我演出好吗？”

钟衡愣了一愣，那女人已走下台阶两步，将票一下塞进了他那对襟服的上荷包里。

女人向他嫣然一笑，不容置辩地说：“一言为定了！”说完转身，飘然而去。

钟衡呆呆地望着那女人婀娜的背影，随着车门关闭而消失。接着这黑色的甲虫，也如飞似地一闪，溶入七彩辉映的街道，转瞬即逝。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短暂的几分钟内，已经丧失了思绪主动权的钟衡，清醒过来了，向自己发问。至于要马上寻出答案，这显然不是钟衡力所能及的了。

这女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邂逅相遇是好事还是坏事？答案虽未寻出，问号却一连串出现在他脑子里……

钟衡终于意识到再想也是枉然，该回去了，聚龙里的朋友们正在等待着自己，虽然与他们相识不过几天，但钟衡相信沈老大一定会要他喝一盅解乏酒，而玉莲姑娘呢？很可能正在倚门相望呢！想到这里他心中一热，转身大步离去。

钟衡走了七八步，却情不自禁地回头望了望那幅“美女与蛇”的巨型广告，才发现画像上端有两行字：

“人蛇恋”。

风靡南洋的巨星何灵凤小姐主演。

画上的何灵凤仿佛向他发出充满诱惑力的微笑……

二

钟衡脱下了沾满了泥的破胶鞋，躺在玉莲给他铺好的床上，舒展了一下疲乏的身子，本想很快让睡眠赶跑自己繁杂的思绪，但事与愿违，十多天来的经历，竟一桩桩一件件地重新展现在眼前……

十天前，他正是饥火难耐的时刻，在近海的小镇认识了一个靠偷运粮食去澳门为生的“米仔”。这“米仔”与他一见如故，得知他的处境后，不仅请他饱餐一顿，而且极力鼓动他偷渡到澳门去碰碰运气。这对一个连吃饭都没有着落的人来说，还有什么第二种选择呢？靠着“米仔”的疏通，他勉强塞进了走私帆船的底舱，经历了几天风浪颠簸之苦，终于到了澳门。

岸是上了，可身无分文的钟衡，何处去找栖身活命之地呢？他踟蹰街头，愁肠百结。正当其时，他听见了哭喊声从一群人中传出：

“给烙铁头咬的，没救了！”

“毒蛇咬的，见血封喉啊！”

“玉莲啊！你不能走啊！”

显然是有人被蛇咬了。钟衡心里一震，拚命向人圈中挤，好不容易钻进去一看，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躺卧在竹席上。竹席旁半跪着一位头发花白的汉子，口里喊着：“玉莲！玉莲！”另一边一个穿白大褂，胸前挂着听诊器的医师，边用酒精棉球擦着手，边摇着头说：“太晚了，准备后事吧！”

汉子一听，疯也似地扑了过去，拉着医师：“你行行好，救救她吧！”

医师惊愕地退了两步，连连说：“我没办法！我没办法！”

这时上来几个男女，都拉着汉子劝慰着……

钟衡一看，二话不说，走上前去，只见那少女脸色铁青，牙关紧咬，呼吸断续，右臂的衣袖已经剪开，手臂青紫，并有大大小小的水血泡。钟衡不敢迟疑，忙跪下一蹶，抬起少女右臂仔细观察，见有两个大而深的蛇牙痕。他喊了一声：“给我一根带子！”

在场的人看见冒出这么个年轻人来，都一时没反应过来。

花白头发的汉子闻声转过身来，困惑地喊了声：“你——”

钟衡也不回答，一下把自己对襟衫拉开，“刷”地一声，扯下了前襟的一条，在少女伤口的上方，挽了一个圈，用劲结扎了一下，伤口以下的手臂，立即肿胀起来，接着他又给少女把了把脉，脉膊相当微弱。他不敢怠慢，从怀里掏出一个黄绸小包。从小包里取出一扎银针，抽出四支，飞快地刺入手指后的“八风”穴。

他回过头，对花白头发的汉子喊了一声：“你来扶住。”声音中有一种不容迟疑的威严。

汉子救女心切，完全被镇住了，忙蹲下乖乖地托着女儿的手臂。

钟衡又从黄绸包内取出一把银光闪闪的小刀。

汉子抖颤着问：“师傅，你……”

钟衡厉声道：“托好她的手，你不要看，转过头去。”

汉子略一迟疑，但还是转了头。

钟衡手势利落地在两个毒蛇牙痕“刷、刷”几刀，以伤口为中心各割成了米字形的刀口，然后用力挤着，可是伤口却只渗出一点点紫黑色的血来。

钟衡心里明白，毒血如不放出，少女生命仍无法保住。

他向汉子叮嘱一声：“你扶好。”接着，俯身趴在伤口上，竟然用嘴去吮吸起来。

人群中发出了惊叹声，谁都明白用嘴去吸毒是极端危险的事。

钟衡吸一口，吐一口，不一会儿，毒血从紫黑变成紫红，终于鲜红的血流出来了。

说也奇怪，随着毒血的排出，少女的脸色，从乌黑，苍白而渐次现出红润，呼吸也均匀起来，后来居然“哎呀”喊了一声痛。

钟衡松了一口气，站了起来。这时不知什么人递过来一杯水。他接过漱了漱口，又从杯里取出一个小磁瓶，倒出一撮药来，给少女伤口撒上，又从衣襟上撕下一条，把伤口包扎好，然后对汉子说：“没事了，三天以后就会收口的。”

少顷，少女已经完全苏醒了，竟然坐起，喊了一声：“爸爸。”

那汉子喜泪横流，一下抱住女儿：“玉莲！”

围观的人们目睹了这起死回生的一幕，兴奋极了，议论纷纷，赞不绝口。

“玉莲命大，碰上了华陀！”

“神医啊！”

有的人清醒过来，忙喊：“范老大，还不赶快感谢这位师傅啊！”

范老大正为女儿死而复生，惊喜得忘了一切，经人一提醒，连忙跳了起来，却见钟衡收拾起小黄绸包，正准备离去。他上前一把拉住钟衡，喊了声：“恩人！”便要跪将下去。

钟衡连忙一把扶住。

“还不请人家到屋里坐坐？”又有人提醒道。人们前呼后

拥地把钟衡请到了范老大的屋里。

经过一阵交谈后，范家父女得知钟衡孑身一人流浪到澳门时，便怎么也不肯放他走了。聚龙里的邻居们也纷纷挽留，钟衡便寄身在范家了。

聚龙里，是一条窄小的巷子，两排破破烂烂的房屋，四十多户人家，都是生活在这被称为东方赌埠的最底层的人。这儿有码头苦力、渔民、面包房的伙计、小贩、走方郎中、酒楼跑堂的，甚至还有小偷和出卖灵肉的暗娼。他们之间也会有争吵，乃至殴斗，但丝毫不妨碍他们友爱、互助。

范老大真名叫范杰，年轻的时候，做过水手，粗识文字。老伴去世后，他不再出海，靠做小生意抚养女儿。

他的女儿玉莲，虽然出身贫苦，但却出落得俊俏秀美，更难得的是生性聪慧，心地善良。难怪人们都说她是聚龙里的一枝花。澳门第一流的酒家美乐蛇餐馆招用年轻的女招待时，玉莲是榜上的第一名。这次她大难不死，自然十分感激钟衡。经过几天相处，钟衡沉默寡言，尤其在她面前，更为拘谨，甚至给她换药也低着头，红着脸。澳门的女孩本来懂事就早，玉莲把这位正派年轻的救命恩人和餐馆里每天都可以看到的轻浮的少爷们一比，心里自然有个优劣之分。她伤口刚好，便去买了几尺白竹布，飞针走线给钟衡缝了件衣服。自此以后，对钟衡关怀得无微不至。左一个阿衡哥，右一个阿衡哥，叫得亲热极了。

范老大平日对玉莲管教甚严，街道上的小伙子来找她，范老大往往给人一个冷脸，但是这次却一反常态，对玉莲照料钟衡，他不仅不制止，反而十分赞赏。

钟衡多年浪迹江湖，尝够了世态炎凉的苦楚，对范家父女的真情厚意，内心既感动又不安。

一天饭后，玉莲照例给父亲和钟衡各沏了一盅茶。

钟衡一拱手开了腔：“范大伯，玉莲姑娘的伤已经痊愈了，我叨扰多日，该告辞了。”

玉莲一听愣住了。

范老大说：“阿衡，你要说什么叨扰就见外了。你救了玉莲一命，我父女俩都不知道怎样报答你才好。再说你在澳门举目无亲，到哪里去呢？”

玉莲在一旁喊了声：“阿衡哥……”眼圈一红，几乎要掉下泪来。

钟衡避开玉莲的目光，对范老大恳切地说：“这几天我看出来了，你们生活也不容易——”

范老大打断他的话：“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我们一口锅，有饭就吃饭，没饭就吃粥。如果你愿意，干脆挂个牌，给人治治蛇伤。”

玉莲也急切地说：“这样好！”

钟衡摇摇头：“干我这行，在山里还行，在澳门能有几个给蛇咬的呢？干其它事，我又不在行。”

范老大脱口而出：“你会捉蛇吗？”

钟衡笑了：“哪有蛇医不会捉蛇的呢！”

范老大一拍大腿：“太好了，澳门的人就喜欢吃蛇肉。玉莲打工的美乐蛇餐馆，一桌蛇宴就要卖一千多块西纸。”

玉莲也说：“餐馆过去收南蛇做菜，最近什么竹叶青、烙铁头、眼镜王，只要是毒蛇都收，还出大价钱。听经理说葛董事长要搞什么蛇园。”

钟衡动了心：“那我明天就过闸北，上山去。”

范老大连连摆手：“不行，日本人把旱路都给封锁了，不让过境。”

钟衡一听又犯了愁，想了想又说：“人家米仔还不是偷着过来过去。”

玉莲叫了起来：“去不得，每天都打死人。”

范老大沉吟了片刻：“走水路倒有个地方，不过——”他又把话吞了回去。

钟衡：“什么地方？”

范老头：“万龙岛。”

玉莲惊叫起来：“那里更去不得！”

万龙岛实际上是离澳门并不太远的一个无名小岛，只有几个时辰的水路，因为它不在航道上，平日从来也没人去。只是有些渔船因避风浪，偶尔到过那里，渔民们发现这小岛蛇很多，便给它取了这么个名。范老大当水手时，去过一次，险些让毒蛇给咬死了。

玉莲平日就听她爸爸说过，死活不肯让钟衡去，还说蛇餐馆有个捕蛇人，就因为去万龙岛捕蛇，被蛇咬了，变得又哑又癫。

钟衡听说有这么个去处，坚持要去，并说自己祖宗三代都是捕蛇人，再加上有解毒的药，决不会有危险，好说歹说总算使范家父女同意了。并由范老头出面请邻居阿洪用小船送他去。

第二天，天不亮，钟衡就起了床，谁知玉莲比他起得更早，还蒸热了一大碗猪肠粉，等钟衡吃完后，又塞给他一个报纸包，说是她问餐馆的厨师要来的几块油炸面包。

玉莲一直送他到了海边。此时天边已经泛出了鱼肚白，朦朦胧胧地看到了阿洪的身影。玉莲站下了脚步，侧过身子对钟衡轻轻地说：

“阿衡哥，我……我不送你，要不阿洪又要开玩笑

了。”说着看了看钟衡。

“你回去吧！等会还要去打工。”钟衡微微低下了头。

“阿衡哥，不管捉到捉不到，你要早点回来啊！”玉莲又深情地叮嘱着。

钟衡默默地点了点头，便转身向阿洪走去。

阿洪敞开了胸，叉着腰，见钟衡走来，张开喉咙：“呵！呵！小妹妹送情哥，越送越难过罗——”

钟衡一听，忙说：“阿洪哥，不要开玩笑。”说完赶紧回头一看，只见玉莲车转了身，显然她是听到了。

当阿洪扯起风帆，船飞快向海中驶去时，钟衡回头看看，见玉莲仍站在海边上，风吹动她的衣衫，宛若一尊塑像。

正午时分，小船驶向一座怪石嶙峋的小岛。

“到了！”阿洪边喊边落下了那张破破烂烂的帆。

船靠了岸，阿洪先跳上去，将缆绳系在一块岩石上，然后将钟衡接了上去。

“阿衡，捉蛇我可帮不了你的忙，听说这岛上的蛇可厉害，你自己小心点啊！”阿洪显然怕蛇。

钟衡应允了一声，两人约好天黑以前，一定在这里会合。

钟衡背着蛇篓，向岛内走去，约摸过了半个时辰，看见前面不远就是绿树林，等他走近了，才发现要通过一大片荆棘和矮杂树，然后才是林子。

他从腰上取下一把锋利的砍刀，边开路边前进，等到了树林，已是一身大汗，手上也被荆条刮了几个大口子。

他进了树林，顿时感到宁静而幽深，巨大的榕树一根根粗大的权条，长长地垂地生根，又俨然成了一棵棵树，简直难以分辨哪是主干，哪是分枝。

他走着走着，渐渐才发现除了自己脚步的声响外，竟是一片死寂，偌大个树林，听不到一声鸟啼。他自信眼力敏锐，而且自幼就与蛇打交道，但丝毫寻觅不到任何蛇的踪迹。

怪事，难道是人们凭空臆断，说这里蛇多吗？心里不禁有点急躁起来。

他终于走出了树林，接着是一片青翠竹林。竹林并不宽，他透过竹林望去，似乎前面是一座山峰，山峰郁郁苍苍，显然是草木茂密，要有蛇，便该是那地方。钟衡加快了脚步，穿过了竹林。

啊！地形的变化，使他作了错误的判断，他刚踏出竹林，前面竟是个云雾腾腾的深山谷。钟衡停住了步，要想飞越这深谷是不可能的。怎么办？他正思索着。突然一阵飒飒的声响传来，而且越来越大。他循声而看，似乎是山谷的云雾中发出的，再观察一阵，是蛇！一条、两条……钟衡开始是兴奋的，继而却颤栗起来，因为从云雾中钻出的竟是千百条剧毒的蝮蛇！这些蝮蛇异常粗壮，三角形的头微微仰起，身子一伸一缩，十分迅速地向他爬来。

两拳难敌四双，钟衡一人对付它一两条，当然没有问题，可现在成排成行，简直没完没了。钟衡当机立断，赶紧转身，要钻进竹林，可是耳边又听到一阵“刷、刷、刷”的声音，有如一阵急骤的雨点，定睛一看，从高大的竹子上，窜下了一条条毒蛇竹叶青。这些浑身青绿的细长的毒蛇，竟在落地后，也成群结队地朝他而来。

真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要是个普通人非给吓瘫了不可，可是钟衡究竟是三代家传的蛇医，总在跟蛇打交道。只见他连忙转身跑出竹林两步，从怀里取出个纸包打开，里面

包着的是一把黑色的线香和一团发黄的火绒。接着，他又飞快地蹲下用火柴点着火绒，然后将那数十支线香全点着了。

这时，蝮蛇群和竹叶青蛇群，已从两边逼近。钟衡手持那把点着的线香，就地转了几圈，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浓郁的奇特香味。

说也奇怪，本来前进着的蛇群都停止下来，就地蠕动着……

钟衡把线香一支一支插成了一个圆圈，而他自己则盘坐在中间。

香烟袅袅，似乎成了一圈护身墙。而毒蛇群呢？虽然止步不前，但也各自盘了起来，昂首以待，毫无退意。

线香越来越短了，钟衡心中不禁焦急起来，心里想：线香燃尽，自己非丧生在毒蛇的毒牙下不可。

正当其时，突然一阵尖锐凄厉的声响，由远而近。钟衡心里一惊，却见蛇群骚动起来，继而纷纷转身，蝮蛇与竹叶青都各自向山谷及竹林窜去。

钟衡惊疑不已，不知是凶是吉？这时，又见一黑色的人猿如飞而来。等它临近，钟衡才发现并非什么人猿，而是一个精瘦的老头，穿一身破烂的黑衣，蓬头垢面，只是两目灼灼如火。

那老人离他几步，便连连向他做手势。

钟衡在惊疑中，不知老人是什么意思，因而仍呆呆地站立着。

此时，老人忽然又将一物含在口中，立时尖锐凄厉的哨声又起。

钟衡才发现老人做手势的一刹那间，蛇群又回转来，但听到哨声，又逃窜开去。